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

冯至著

立斜阳集



立斜阳集

冯至著

立斜阳集

冯至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朝阳区宏伟胶印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：9.25 字数：130000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00册

ISBN 7-5008-0399-0/I·111 定价：3.65元

引　　言

1983年初，我编辑出一部选集，写了一篇《诗文自选琐记》作为代序，给从20年代以来的写作生活做了一个总结，心里觉得轻松而又空虚。轻松，是把些自认为不无可取的东西搜集在一起，装印成册，总算有了一个交代；空虚，是自念生平无所建树，这点所记不无可取的东西也十分贫乏，如今体力和精力日渐衰退，来日还能有什么作为，深感渺茫。正当轻松与空虚两种心情交织的时候，在3月上旬，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第一届新诗评奖工作，得以阅读平素不甚注意的、新出版的诗集，眼前展现出一片诗的繁荣景象。这繁荣景象不仅是十年浩劫时不能想象，就是在50年代也是难以看到的。不由得想到自己，从60年代初期起20多年内没有写过一首新诗，好象与新诗绝了缘。我面对这些劫后奇葩，深有感

触，写了一篇《还“乡”随笔》，表达我读了那些诗集后的一些感想和意见。这个加引号的“乡”当然不是生我育我的家乡，而是阔别了许久的诗的故乡。我那时是多么想念我的诗的故乡啊！由于这缕乡思，我经常怀念与我过去写诗以及从事文艺工作有深切关系的人和地方，并为此写了些纪念性或回忆性的散文，从1983年4月算起，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年多。这些文章，写的时候没有计划，如今把它们按照写作的年月编纂成集，不成系统，却也不无重点。这里边主要写的是20年代的北京、30年代前半期德国的海德贝格、40年代前半期的昆明——这三个城市曾是我的“华年磨灭地”，但它们丰富我的知识，启发我的情思，是任何其它地方都不能与之相比的。尤其是我那时在那些地方结识的人，无论是衷心爱戴的良师益友，或是短途相遇而又难以忘却的某个路人，都对我有过这样那样的影响。我为了对他们表示感念之情，有的写成专文，有的写入文章中的某个段落，当然，也有些人和事本来应该写却还没有来得及去写，看来这部集子好象是一幅尚未完成的画卷。

许多年来，我喜欢读纳兰性德的一首词《浣

溪沙》：“谁念西风独自凉？萧萧黄叶闭疏窗。沉思往事立残阳。被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。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我喜欢这首词，并不是对于词里的情调和事迹有所认同，我既没有西风黄叶之感，也没有品尝过“被酒”与“赌书”的情趣，我只是欣赏其中最后的一句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自念生平，没有参与过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没有写过传诵一时的文章，结交的友人或熟人中，没有风云人物，也没有一代名流。有些人和事，或长期共处，或偶尔相逢，往往有一言一行，一苦一笑，当时确实觉得很寻常，可是一旦回想起来，便意味无穷，有如淡薄的水酒，只要日子久了，也会有几分醇化。恨不得能让时光倒流，把那些寻常事再重复一遍。重复不可能，只有“沉思往事立残阳”了。不过，“残阳”显得过于衰飒，纳兰性德年始30便已逝世，他说“立残阳”，如果不是为时过早，就是略有征兆。我比他已经多活了50多年，却不愿立在残阳里沉思往事。若把“残阳”改为“斜阳”，则更适合我的心情。因此我把这部集子叫作“立斜阳集”。

但沉思的并不限于往事。身在斜阳里，也要看到今天。面对今天的现实，不无感触和希望，有

时也顺手写入某些篇章里。而且从1985年起，现实促使我每年都写几首或十几首诗，表达我对于我们时代的爱和憎。这也可以说是实现了我写《还“乡”随笔》时重返诗的故乡的愿望。我曾经说过，我写诗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，即20年代、40年代、50年代，以后是否还会有第四阶段，我很怀疑。1985年以来写的一些诗，可以说是我写诗的第四阶段吧。当然，我希望这个阶段不就此结束。我把这些诗跟大部分都是沉思往事的文章印在一起，说明我并没有忘却今天。

1988年6月19日

上卷 · 散文

目
录

引言 1

上卷·散文

还“乡”随笔	1
衷心的愿望	15
从癸亥年到癸亥年	18
谈梁遇春	34
敲鼓与赶车	52
闻山散文集《紫色的雾》序	58
银湖夜思	63
相濡与相忘	73
仲平同志早期的歌唱	82
祝杜甫纪念馆成立30周年	90
《骆驼草》影印本序	93
回忆《沉钟》	96
昆明往事	106

目

录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初到昆明
- 三、通货膨胀
- 四、空袭警报
- 五、林场茅屋
- 六、敬节堂巷
- 七、书与读书
- 八、西南联大
- 九、再到昆明

附录

乐趣与没趣.....	152
红樱桃与“红娘子”.....	156
记陈晨云.....	160
我在四中学习的时候.....	166
文艺因缘二则.....	175

匏瓜图

木板画《沉钟》

外来的养分.....	183
海德贝格记事.....	201

一、关于译名

目

录

二、记徐诗荃	
三、“同胞事，请帮忙”	
四、内心的空虚	
五、记梁宗岱	
六、记F君和鲍尔	
七、山河无恙	
八、三次的旧地重游	
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	230
读魏斯科普夫的小说《诱惑》.....	239

下卷·诗

新绝句十首.....	249
也算是一首序诗	
给一个儿童	
赠妻	
给一个患白内障的老人	
潭柘寺的千年银杏	
咏陈子昂	
宫廷糕点	

目
录

“大观园”	
时间是金钱	
答客问	
记梦诗	254
梦中书话	
梦中月语	
梦中闹剧	
独白与对话	259
说明	
我和祖国之一	
我和祖国之二	
我和祖国之三	
给亡友	
雾中花语	
在病院里之一	
在病院里之二	
神鬼和金钱	
各抒己见	
西西里浮光掠影	269
一、纳入了眼前的风平浪寂	

目

录

二、 蕴蓄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智慧	
三、 向天上和人间同时播送	
四、 她是从海水里诞生	
五、 仿佛是一个“百代之过客”	
祭诗四首.....	275
我痛苦	
我不忍	
剪彩	
我敬重	

还“乡”随笔

——读十本诗集书后 ①

我不写新诗，已经20多年了。这中间，也读过一些别人写的新诗和诗论，好象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在他乡偶然听到些故乡的音讯，并不能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。这次有幸参加新诗集的评选工作，象是把我从远方召回，看一看家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。这一看，真是非同小可。新诗的家乡在十年浩劫中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，举目荒

①这十本诗集是：艾青《归来的歌》、张志民《祖国，我对你说》、李瑛《我骄傲，我是一棵树》、公刘《仙人掌》、邵燕祥《在远方》、流沙河《流沙河诗集》、舒婷《双桅船》、黄永玉《曾经有过那种时候》、胡昭《山的恋歌》、傅天琳《绿色的音符》。

凉，万木枯槁，如今繁荣茂盛，完全克服了那些年的衰败景象。这里有浓郁的森林，也有秀丽的花草；有长江大河，一泻千里，也有潺潺溪水，委婉动听。我耳目一新，心情舒畅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由于十多年的文化禁锢，人们感到难以容忍的窒息，提倡打开窗子，吸取外边世界新鲜的空气，开拓眼界，活跃思路，这完全是必要的。但是荒芜了的田园，还是要靠自己耕耘，污染了的空气，要靠自己设法澄清。现在新诗园地的茂盛是耕耘者努力的成果，它的范围更扩大了，内容更丰富了，远景更美丽了。我认真读了一些新诗集，也有打开窗子的感觉，深深地吸取了一股新鲜的空气。可是这扇窗子并没有开向外边的世界，而是向着自己的家园。啊，这就是我离开了20多年之久的“故乡”，我对于这里的耕耘者要表示衷心的敬意。耕耘者的队伍日益壮大，其中不仅包括众多的诗人，也包括诗的评论家和诗的编辑者。我现在只能就十部得奖的诗集谈一谈自己的感想。

二

新诗有60多年发展的历史，每个时期都有它

独自的特点，既受到时代与生活的培育，也受着时代与生活的局限。解放前的30年且不必说，就以解放后的50年代而论，那时诗人们满怀激情，写出许多歌颂革命胜利与宏伟建设的诗篇，眼前无限光明，纵情歌唱，起着积极的鼓舞人心的作用。现在回顾一下那时期的诗，其中优秀的依然放射着光彩，但总的看来，也存在着缺陷。诗人们把革命胜利后许多更为艰巨的任务看得太单纯、太容易了，他们似乎不懂得任何的路途上都会遇到险阻，任何革新的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，他们所歌咏的，努力只有成功，战斗一定胜利，苦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旧日的苦，甜的是今天无处而在的甜，正如一首民歌里所说的，“好似鲜花千万朵，朵朵闻来朵朵香”。他们更未感到，万里无云晴空转瞬间会变得阴云密布。当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产生许多优秀作品时，谁会预感到，第二年就有一部分有才华的诗人被迫取消了写作的权利。当1962年，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克服三年灾害带来的困难，科学艺术又做出可喜的成绩时，谁又料想到“左”倾路线日益发展，最后导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文艺界万马齐喑，诗歌遭受到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厄运。这些，都

是人们不曾、也是不可能预先感到的，这并不足为奇。不幸的却是等到这些事已经发生了，它们带来的损失已经显露出来了，还被说成是一种“胜利”。在这样情况下，除了一部分从生活中来、有深刻体会的诗歌外，有不少平庸的作品把廉价的乐观主义跟诗歌划了等号，这种略带一点甜味的、微温的诗歌，是不受人们欢迎的，若是掺杂几句空洞的豪言壮语，更使人感到烦厌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无情的历史对中华民族一次最严峻的考验。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里说：“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、劳动模范、爱国民主人士、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，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、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”。这个论断也适用于中国的诗人。这次评选得奖的诗人中，有的20多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，有的在十年浩劫中受过迫害，坐过牢，有比较年轻的也由于家庭的关系遭受过这样那样的不幸。可是当他们重新或起始写诗时，对于祖国、对于党都是一片赤诚，有如遗失多年的儿女回到母亲的怀抱，倍觉情亲。长诗如张志民的《祖国，我对你说》、《那一天》，流沙河的《一个知识